

日军涌入塘马村,发现村里空空如也

5

历史小说



刘志庆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塘马战斗爆发于1941年11月28日,其时日本行将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在塘马战斗中投入了一个旅团的力量。罗忠毅、廖海涛两位新四军高级领导和272名指战员在塘马突围战斗中光荣牺牲,换取了苏皖区党政军机关1000余人突出重围的结果,从而保存了我党在苏南抗战的骨干力量,使日寇企图一举消灭苏南新四军抗日武装,巩固其战略后方的战略企图破灭。《血战塘马》以文学的手法还原了那场战斗。

[上期回顾]

黄兰弟、张连升走后不久,敌人疯狂反扑。阵地恐怕守不住了,罗忠毅再次劝廖海涛先走,廖海涛不肯。

罗忠毅转过身对着廖海涛说:“廖司令,你带特务连二排和四连、五连防守新店、塘马一线,我带特务连三排、黄兰弟二营六连和团部特务队防守塘马河一线,如果不利,则退守王家庄,伺机从东南突出。”

“好!”廖海涛向罗忠毅行了一个军礼,“罗司令,千万小心。”

塘马村只剩下五连的战士了,陈必利原先设想把兵力放置在塘马村北、村西,但兵力有限,无法布防,于是他决定把兵力安置在村东塘马河东岸,尽力守住下木桥,必要时撤至新店竹林与敌人周旋。

日军如潮水一般涌入塘马村,并放起两颗绿色信号弹。日军发现是一空村,便知新四军早已东移,便迅速向村东扑去,不再停留,只有那些无聊的伪军还不停地朝猪圈、羊圈、民宅开着枪,甚至朝粪坑里抛几颗手榴弹。

村东,日军大队长尾田指挥刀一拔,发出一阵怪叫,十七八个日军端着刀冲向下木桥,前头几个日军那凶悍的脚掌刚落上下木桥的桥板上,陈必利顶了一下帽檐,大喊一声“打”,两挺捷克式轻机枪便怒吼起来,几个日军惨叫,挣扎着,枪从手中甩出,以各种扭曲的动作跌下桥面,滚入河中,塘马河水顿时殷红起来。

尾田拔刀接连砍杀了两名伪军,吓得伪军大队长连忙上前,亲自带着伪军往桥头涌去,但伪军一到桥头,脚步如有千斤之重,如粘在泥地上,挪也挪不动了。

陈必利在洋龙坝的树丛中见大批伪军涌向桥面,忙止住机枪手小张扣动扳机,“慢!”他马上作出决定——两挺机枪封锁河面,其余战士迅速散开,利用田间、田埂作掩护,对桥面进行扇形封锁。

果然,一排战士郁根叫了一声:“连长,西边敌人偷渡上来了!”陈必利扭头朝西面一看,我的天哪,敌人悄悄从西边的塘马河偷渡上来了,已有数人哆嗦着身子爬上了河岸,正在用枪瞄准着战士的后背。一部分战士又转移枪口对准了西边塘马河边的日军,就在这一刹那,一部敌人冲过下木桥,嚎叫着向战士们扑来,有的则依托桥边的有利地形用机枪猛烈向战士们扫射,好几个战士倒在水田中。

后面的敌军像潮水一般涌上木桥,一会儿像奔涌的洪水向田野中奔泻。陈必利一见形势不妙,赶忙命令战士撤向新店村。他命令一部分战士以新店姜家棚的菜园土墙作依托,另一部分以新店村西的庙宇作依托进行阻击。并嘱咐战士们,实在不行撤至新店大坟窠竹林,但必须是万不得已时。到了大竹林,在没有接到后撤命令时,绝不准后撤一步。

鬼子大队长站在塘马村东的打谷场,见新四军利用土墙扼守村边,日军一时难以得手,气得哇哇大叫,他急命日军从村里搬来小钢炮、掷弹筒运过木桥,然后悄悄沿河边搬至洋龙坝,小钢炮、掷弹筒的炮弹齐齐落向菜园里。

陈必利猛觉左臂一疼,一摸热乎乎一片,知道挂了彩,他咬着牙,忍着痛,招呼战士们向王家庄撤去,准备撤到最后一个阵地——新店大坟窠竹林。

陈必利等六七人刚撤到新店大庙,便见黑压压的一队日军从三十亩观扑来。他们连忙撤进大庙。

敌人里三层外三层地把庙围了个水泄不通,还强迫伪军爬墙攻打庙宇,而战士们则站在梯子上利用高高的围墙作掩护不时射杀敌人。

时间一长,战士们的子弹不够

了,手榴弹也只剩下七八颗。此时敌人开始用钢炮轰击围墙,西面的围墙已被日军炸开了一个窟窿。

突然一个老和尚从暗处走出高叫一声:“阿弥陀佛,新四军战士,你们快随我来。”

陈必利一看,原来是庙中的智真长老。

“快,敌人来了,我这儿有暗道,你们快随我来。”智真急切地叫道。

“好,大家快跟上!”陈必利招呼战士们赶快随智真来到藏经楼的一楼,智真掀出床下一块木板,里面露出一个黑黑的圆洞来。

智真领着陈必利等三十多位战士进入黑洞中……

等最后一个战士爬上洞口时,只听见日军一阵欢呼,敌人炸开围墙,全部涌进庙宇,庆祝他们的胜利,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在他们背后的一百五十六米的桑树林里,二十多位新四军战士全部脱险而出。

陈必利退至大竹林时,手头上只有三十几个人了,罗忠毅急命詹厚安率团部特务队二排增援,詹厚安见到陈必利关切地询问着陈的伤势。新店竹林为新店朱家的老坟山,陈必利吩咐战士,看见敌人临近竹林,便开枪射击,然后迅速进入林中隐蔽,伺机消灭敌人……

敌军大着胆子朝前跑着,没跑上几步,突然从桑树林中的一道横沟里冒出七八个新四军,狼命地一阵扫射,打了几个措手不及,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又有几颗手榴弹在身边炸响了,等到后面的日军踩着他们的尸体穿过烟雾时,新四军战士从从容容地钻进了竹林。

鬼子大队长抽出战刀,朝着竹林,声嘶力竭地叫道“向嘴够”,敌人便随着战刀指定的方向玩命地钻进竹林,疯狂地搜捕起来。

“叭”,陈必利一声枪响,撂倒一个鬼子。战士们不断地打着冷枪,鬼子们身体下垂或挺胸折腾,或前伏竹竿,或撒手扔枪,有几个鬼子在铺满竹叶的地面上扭动着,鲜血殷红了竹叶,嘴里发出阵阵惨叫。

敌人开始匍匐于地,进行还击,子弹穿行于竹林中,竹竿发出阵阵爆裂声,竹梢则因竹竿断裂东倒西歪,发出沙沙的响声。

敌人找不着目标,胡乱地放着枪,头一昏,追至竹林深处,詹厚安一声“打!”团部特务连的战士枪声齐响,鬼子接二连三地倒下了。

敌人一倒下,特务连的几个战士便上去捡枪,不料有一个日军并没有受伤,他佯装死去,等战士们临近时,一跃而起,一阵猛扫,三四个战士倒下了。詹厚安连发几枪,把那鬼子打倒,其余战士愤怒地用枪托敲打着敌人的头颅,只三两下,敌人的头颅便变成了一个不完整、沾满白浆的肉团,眼珠也溅射到竹竿上,粘在上面抖动着。

鬼子集中所有的小钢炮、掷弹筒往竹林中打炮,还不时往竹林中投掷手榴弹,一时间竹梢晃动,刹那间浓烟滚滚,随即火光冲天,整个竹林开始燃烧起来。

鬼子大队长看着熊熊烈火,“哈哈”大笑起来,他举着战刀高喊着:“烧死他们,统统的烧死他们!”其他日军都露出狰狞的笑脸。

忽然一群黄鼠狼从竹林中奔出,其皮毛已被烧焦,发出阵阵焦味。它们不时地发出嚎叫,日军纷纷围拢上来,用刺刀乱捅,突然黄鼠狼屁股一蹶,冒出阵阵黄烟,顿时臭倒几个日军,其他日军见状,发出了一阵莫名的笑声……

竹林火海使新四军无法藏身,但同时也延缓了敌人进攻的步伐。

杜拉拉的老情人是陆宝宝的新男友

3

都市小说



李可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被誉为中国白领必读的职场修炼小说“杜拉拉”系列终于迎来收官之作,至此,杜拉拉无论爱情也好,事业也好,在前三部里埋下的悬念都将一一揭开,水落石出。

杜拉拉终于如愿以偿从老东家DB跳槽到SH做C&B经理,然而所谓跳槽,往往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新工作,苦日子才刚刚开始。还有那些你以为早已过去了的陈年旧事,也许某天就会以最始料不及的方式冒出来威胁你的幸福。但日子总要过下去。为了理想,她时刻准备着。

[上期回顾]

杜拉拉知道不能在杰西卡的事情上继续做鸵鸟了。对杰西卡心软,就等于对艾玛心狠。赏罚不分的结果就是让那些真正努力干活的人伤心。

黄国栋想要了解李卫东做招聘流程的困难和需求,就跟项目组的艾玛、潘吉文和吴爽单独谈了话。吴爽没敢说出什么实质内容,艾玛和潘吉文则几乎是异口同声,他们的反馈让黄国栋进一步看清了李卫东和杜拉拉在做项目上的若干差异。

李卫东让自己成了监工

这两个项目都是当事人主动提出来要做的,两人都独立设计了整套项目思路,但此后,区别就显现出来了。杜拉拉自己披挂上阵,承担了一半的工作量,而李卫东却不具体承担任何分工,只是不停地催促进度。下面的人遇到难题卡住了,他仍然一个劲儿地逼着大家交功课,却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解决问题。

黄国栋对李卫东的做法感到意外的同时,自然对他这么当经理不满意。黄国栋可以想像,李卫东让自己成了一个监工。

黄国栋把李卫东找来,开门见山地问李卫东对项目的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李卫东开口就抱怨说:“老板,拉拉的项目有顾问公司做后盾,我这边却没有啊。”黄国栋滑头地提醒他:“你原来没有提过这方面的要求啊。”那意思是你自己不早说,我还以为你靠自己就行了呢。

李卫东听出了他的意思,愤愤地说:“是啊,我太老实了,光想着替公司省钱,所以项目现在才会做得这么辛苦!早知道,应该像拉拉那样,一开始就向公司要求用顾问。”

黄国栋笑道:“其实拉拉并没有为宽带制项目申请顾问公司的资源,她是在做年度薪酬调查的过程中,利用了顾问公司的方法论做宽带制的基础。而且,薪酬调查这个事情,我们和顾问公司其实是有利益置换的,我们免费提供了我们的薪酬数据给顾问公司,所以顾问公司

收取的顾问费并不多。”

李卫东听了有些没趣,愣了一下说:“还是的呀,拉拉有便车可搭,我却没有这个便利。”黄国栋打断李卫东的抱怨,直截了当地回到主题:“那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李卫东沉吟了一下,说:“我想,还是现实点,我必须要有相关的顾问公司做后盾。”

黄国栋说:“那么你做一个申请计划报给我,我去请大卫批。”又叮嘱说,“卫东你仔细考虑一下,需要哪些方面的顾问,让人家报价——申请的时候总得给大卫一个概念,你的项目一共需要多少家顾问公司、需要花多少钱。”

黄国栋说的时候一脸平和,李卫东却忽然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他还没有具体筹划好顾问公司的事情,但想也想得到,这就等于让人家来帮你量身定做,和拉拉搭便车的性质能一样?顾问费自然便宜不了。

李卫东还在琢磨呢,黄国栋又开始讲话了,大意是说艾玛他们几个现在似乎有些信心不足,要李卫东多提供指导和支持,有的事情难度太高,交给专员做不放心云云。

李卫东听明白黄国栋的意思,第一反应是艾玛在背后给自己扎针了。他心里不高兴,脸上也全都露出来了,勉强点头答了句“我知道了”。

黄国栋见李卫东挂着一脸的寒霜,只得把拉拉参与项目的活给咽了回去。

黄国栋在那一瞬间拿定了主意:先等李卫东把顾问费的申请交上来,到时候我直接和麦大卫谈,有了结果再通知李卫东,让他执行指令就是了,何必事事都要征求他的意见!

不过,谈话结束前,李卫东倒说了一句让黄国栋高兴的话:“老板,

是不是需要马上做人员流失分析?我来做吧。”

领了证,也翻了旧账

百忙之中,拉拉和王伟终于领回一张结婚证。接着王伟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在登记前是否应该先去拜访双方家长。

拉拉踌躇了一下,说:“按理是该这样,可我现在气色太差,我不愿意这个样子见你妈。”王伟说:“那至少我得马上去杭州一趟——你跟我一起回去吗?”拉拉为难地摇摇头,她早就盘算好了,利用十一假期,根据各部门的回馈,集中精神把宽带制的数据再彻底整理一次,争取早点儿结束项目。于是,王伟独自一人去杭州拜见了拉拉的父母。

邱杰克主张王伟和拉拉在广州请一次客,并且拍胸脯说一切都由他来操持,王伟和拉拉只要告诉他客人名单就行。两人挺高兴,当下说好就按邱杰克说的办。

“拉拉胖了一点儿,王伟还是那么帅!”一见面海伦马上跟张凯耳语。张凯不理她,跟走过来迎客的王伟握手。“太好了!太好了!”张凯高兴得直说这两句。就在这时候,门一推,随着服务员一声高喊“贵宾到”,陆宝宝光芒万丈地走了进来,众人都停止了谈话,齐刷刷地把目光转向陆宝宝。

“恭喜恭喜!白头到老!早生贵子!”陆宝宝裹着一股好闻的花香,满面春风地扑过去捉着一对新人拥抱并且贴脸,然后想起来介绍身后的男友,她玉手一摆,“张东昱!”

此言一出,不但程辉的脸上变了颜色,连拉拉的两个大学同学都跟着愣了。程辉同情地看着拉拉,心说,可怜的拉拉,我没有给她添堵,她却还是叫别人给堵上了。

张东昱彬彬有礼地抓起拉拉的

手轻轻握了握,然后又转向王伟客气地握手道喜。他看起来很沉着也很得体,既没有讥讽的意思,也没有过度的热情。

相比之下,杜拉拉的表现就逊色多了,手被动地让人家握了,还像个傻鸟一样呆头呆脑地站在那里。夏红在边上赶紧拿手肘在她身上暗暗使了点儿劲,她才醒悟过来,干巴巴地说了两声“谢谢”。

等大家散了后,拉拉只好把自己和张东昱以前的事说了,叙述的过程中,王伟没有说一个字。王伟越沉默,拉拉越尴尬,她硬着头皮把话说完,忐忑地等着王伟发作。王伟没有再说话,拉拉也不好说什么,一时间屋子里静悄悄的。

王伟站起身来,淡淡地说了句:“我出去走走。”拉拉完全猜不出王伟是怎么想的,只能被动地点点头,眼巴巴地看着他带上门走了。

拉拉一个人歪在沙发上,大脑里一时好像塞满了东西,一时又仿佛一片空白。拉拉一动不动地不知道发了多久的呆,王伟开门进来了。王伟想了想说:“我可以不跟陆宝宝说。但是,张东昱自己得马上去和陆宝宝讲明白。他要是这么不做,就只好由我去和陆宝宝讲了。”

拉拉点点头,又问:“要是陆宝宝知道后要跟他吹呢?”

“那他失去陆宝宝!”王伟冷冷地说。“这不是张东昱的错呀。”拉拉试图缓和一下,但话一出口就后悔了。“这也不是陆宝宝的错。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王伟的语气很坚决。

拉拉无语地说,过了一会儿,她谨慎地征求王伟的意见:“那我去和张东昱说一声?”

王伟摇摇头说:“还是我去说吧,你有他的手机号吗?”拉拉狼狽地说:“有,我发给你。”